

把更多的人接引到古典诗歌的世界

新华社记者刘小草 吉玲 刘梦妮

诗雨

南木子(诗两首)

位于清晨

一夜过后,秋风搬完了江面
那些久远的别离
把阳光填补进被窝船攻破的暗伤
吞下这大把大把包裹着糖衣的药片
阴影全部被赶出了江心
天晴了

长江大桥,山寺和人家都在云上
一艘货船卸去了满身重量
拨着水弦靠近那轻

山峦藏起了山路
仿佛一个人,放弃了内心的纠结
云,断开了所有曲折
对于位于清晨的人,一段江水就足够了
站在江边,就不再是行路之人

在雾中

我羡慕那个包裹着浓雾
却能在河水中清晰地看见鱼虾
看见脚背上的疤
看不见苍老和伤口的自己

我们的收获,有时是鱼叉上的鱼
更多的时候是走到河心去
捡星宿石,捡河水的沁人心脾
捡流水声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
水声比汽笛声,钟声,风声都要好听

沿着河流,我们的岸边长出了很多树
总有一些事情需要低着头
从树下走过
总有一条河流会带我们从浓雾中走出
又走进另一场浓雾



“叶先生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看‘叶嘉莹讲诗歌’系列稿件。”在南开大学迦陵学舍采访时,每一位叶先生的身边人,都在郑重且不厌其烦地向我们重复这句话。

步入百岁之年的叶先生,受精力和体力所限,过去的很多工作都停下了,审看她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的专栏稿件就成为她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从2022年1月15日“迦陵课堂”系列开课算起,草地周刊与叶先生已携手走过一年又十个月。在三十五课逾30万字的篇幅中,叶先生带领我们从《诗经》出发,完整回顾了从先秦到中唐的诗歌史,沉浸式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这一年多,与其说是本报编辑团队在编辑叶先生的讲稿,不如说是我们通过白纸黑字,近距离聆听叶先生的娓娓讲述,在先生与读者间架起一座文字之桥……

叶先生曾在《红蕖留梦》中自述,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古典诗歌的世界,是她一生使命所在。

叶先生的著作理论性强,古典文学底蕴深厚,有一定的阅读门槛。而她讲课时重视感发,深入浅出地传递诗词之美,更适合面向公众做普及。

因此,叶先生一直很重视课堂实录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她保存有上千盘个人讲课录音,时长超2000小时,音频视频资料十几箱。回国后她无论大课、小课,均有录音文件留存。

整理讲课录音是一项浩大工程。为了筹备叶先生百年纪念特刊,我们拜访了多位叶先生门下弟子,每个人都经历过整理讲课录音,与先生沟通稿件的时光——提及某篇讲稿获得叶先生认可,未改一字,也往往能令整理者颇为自豪。

草地周刊与叶先生结缘,始于2021年末。在南开大学张静老师的帮助下,《新华每

日电讯》获得叶先生授权,连载1989年叶先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讲课录音文稿。

拿到讲稿的第一时间,编辑部加班加点,先后与审校和叶先生商定文稿细节,沟通专栏第一期的主标题,确定并请叶先生亲笔题写专栏名“迦陵课堂”,审定“开栏的话”……经过近三周的反复打磨,“叶嘉莹讲诗歌”系列第一课《今年,我们一起跟叶嘉莹先生上诗歌课》在2022年第2期草地周刊封面刊发,正式与读者见面。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讲稿署名中有多位整理人,如于家慧、陈学聪、李晓楠,以及每期都会出现的审校张海涛。这几位青年学人均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我们拿到的原版稿件,正是他们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整理的。

目前读者看到的稿件,至少经历了三版定稿。叶先生的讲课稿前期录音整理一般分两步:第一步是“每言必录”,形成最完整体量最大的“1.0版”;第二步则是在此基础上调整,将重复性或过于口语化的表述精简,形成每课约3万字的“2.0版”。

而呈现在报纸上的版本,则是编辑部在保留叶先生讲课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贴近报刊读者阅读习惯择其精要的“3.0版”。这一版中最大难点,是在将原稿压缩近一半的篇幅中,既保留讲稿的原有口吻,又兼顾书面表达的简练流畅。

三十五期课程,百岁高龄的叶先生始终坚持“把最后一道关”。一开始,叶先生在家中看稿,自己打印出文档,修改后与张海涛沟通,再由张海涛反馈给本报编辑部。后来,她因身体原因住进医院疗养,不方便打印文稿,便由秘书可延涛、闫晓铮打印后带去医院,等待先生在纸样上修改,再由张海涛与本报编辑部沟通。我们后来才了解到,近几年,叶先生视力逐渐下降,审稿时不仅要文稿整体

调整为二号字,还需要老花镜加放大镜的辅助。

在迦陵学舍,我们拿到了叶先生的一部分手写改样。每期近万字的稿子,厚厚一沓,沉甸甸的。稿件上,她的字迹已有些难以辨认,甚至能看出握笔之手明显的颤抖。尽管如此,她仍然期期不落,效率高得惊人,一般稿件交付三四天就有反馈。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我们逐步找到了口述讲稿和报纸专栏间的平衡,获得了叶先生的肯定和信任,甚至不时能收到先生“一字未改”的惊喜。叶先生也曾通过张海涛向本报编辑部转达“你们整理得很好,辛苦各位编辑了”。

这一切的背后是整理、编辑、审校团队和叶先生共同的默默付出,更是叶先生治学严谨对我们的潜移默化。

2015年,叶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现在在我把所有海外的录音、录像、研究资料都搬回来了,我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朋友们把资料整理出来。”她也曾对她的学生张静说,即使到了晚年自己不能随意走动的时候,她还是希望能把她带回来的音像数据整理成文字,她还可以改。

能协助叶先生在现在的人生阶段继续传播中华古典诗词,为读者和叶先生的“双向奔赴”架起一座文字之桥,让我们既感欣喜,又觉重任在肩。

“叶嘉莹讲诗歌”系列刊发以来,《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到各地读者留言:有人焦急“催更”,询问下一期刊发时间;有人写诗作文,抒发阅读体会;有人期盼系列集结成册,方便收藏……而更多的则是来自读者的殷殷嘱托。

诚如一位读者所言:“‘叶嘉莹讲诗歌’系列复现叶先生三十多年前时空场景,能使我们一起聆听叶先生清朗饱满、准确精微的诗

词讲授,一起沉浸在诗词的曼妙世界里,一起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浑然大美。”

在讲诗歌系列中,叶先生反复提到,“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心头一焰凭谁识,历长明永夜时。”
“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
“遥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叶先生的一生饱经忧患,但她一直热爱中华古典诗词,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华古典诗词的传播与教研。如同她在诗中对自己的期许,即便如今住在医院,我们也能如期收到她对每一期讲稿的反馈。

她曾说:“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到的,就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

透过叶先生的文字,将她和诗人们的生命心魂带入千千万万读者心中,正是讲诗歌系列努力的方向。

在《诗馨篇》序言里,叶先生说:“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她同时呼吁,希望青少年“加入到这条长流之中,来一同沐浴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所给我们的最大的乐趣。”

惟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如今,这条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流,正化作白纸黑字,邀请读者与我们一同徜徉其间。



庙宇拾秋

周善梅

田间的草垛子

错过了田野里的万亩金秋。还好没有错过草垛子。为数不多的草垛子,孤独地立于荒野,像孤独的人在等待什么。前些天遇上连阴雨,好多谷子都是机器收割,田间留下沟沟整整,只好草草收场。

你是刀耕火种留下的唯美画面。幸好,我来看了你,我的老朋友。

你是否还想起了谁?也是秋天,有这样一群人,在没有星星的夜晚,在草垛子中间,燃起的一大堆篝火,染红了半边天空。还是这一群人,围着火载歌载舞。

我会将你的想念和问候逐一带给他们。明年,我们一起来看你。

路边无花果

无花果树是镇上的行道树。高大的树干,宽大的叶片,在街道两旁撑起了一把把绿伞。无花果是一种带着禅意的果。花即是果,果也是花,花藏在果实里,花与果同在,因果同缘。吃无花果时,是有仪式感的。剥皮时要从蒂把处顺着剥,吃后需马上漱口洗手,不然白色的浆会烂嘴角会烂手。怪哉的是,从不烂胃。

想吃无花果,要么大大方方地找主人家要,主人都慷慨热情地拿一根长竹竿,上面拴半个矿泉水瓶子,伸到高高的树顶上,摘裂开口的,露出红红的果肉。就像树下的仰着头笑裂了的嘴。如果想带走,就找主人买,翠绿的叶子像摊开的巴掌,掌心里捧着绿里透红的果。叶对果耳语:“你永远是我掌心里的宝。”

无花果是不知疲倦的守夜人,大的在夜晚熟了,早上又结出一批新的,大大小小的果似在昭示:路不拾遗,夜不蔽户。

苍耳与女贞子

误入红树林深处。青草铺就一条林间小道,道路两边长满了苍耳。初次听说这个名字,就想起了大理的苍山洱海,那个纯净得如蓝水晶水天一色的地方。其实,它们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但不知怎么想到了一

起。大概都与女性有关,一个柔情似水,一个是带刺的“玫瑰”。

苍耳成熟时已近枯萎,浑身带刺,一朵挨一朵的簇拥着,挤在同样干枯的瘦枝上。和菊花一样,要么枝头抱香死,或是渴望遇到路人,粘到衣服帽子鞋带上,跟着人类流浪到远方。

旁边的女贞子还开着金黄色的小花。待花落之后,女贞子的洪流,也将煽动一场新的背叛。

有人说,苍耳和女贞子皆可入药。此刻,正入我心,被芒尖轻轻刺疼。

在龙骨坡门前

站在龙骨坡门前,双手合十,恍然若世。数十级石阶之上,一道厚重的大门把守,隔着现世与史前。拾级而上,进入大门,就进入几百万年的史前之谜。洞穴是否居住过东亚型人的祖先?

在龙骨坡,我们见到了为此地命名的黄万波先生。

先生已逾九十一高龄,却腰板挺拔,走路带风。精神矍铄这四个字仿佛专为先生量身定制。

先生身着一件蓝色冲锋衣,肩上镶着红白条纹。棕褐色裤子,正合乎当今时尚美拉德色系。脚穿一双解放鞋,坐在一个简易折叠凳上,在专心致志一笔一画地绘图。唯一洋气的是头上的藤编鸭舌帽,土黄,已失却了新鲜的色泽,想必已跟随先生多年。

见我们到来,先生连忙起身,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同我们亲切交谈。先生温和的话语,睿智的思维,谦逊的品格,让我们敬仰。

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说起头上的帽子,先生特别有感情,像说起多年的朋友,说:“这还是在非洲买的,都说我是中国人。”多年来,先生一直戴在头上,除了冬天。

感谢先生,将几百万年前最后的晚餐呈现于我们眼前。

是先生,把历史拉近,试图还原史前真相。为此,先生还在努力。所以,他不敢老去。

愿先生永远健康长寿。



卢先庆 / 摄

《峡江烟云》

三峡红叶

岳伦春

到谷底,一会儿又上到山顶。那些山峦一峰更比一峰高,有的象骆驼狂奔,有的如剪刀裁剪风月,有的似仙鹤翩翩起舞,有的恍若群仙聚会……姿态万千;更有流泉飞瀑,溪水出涧,山重水复,纵横交错,远山如黛,与蓝天白云相接。你会看见那一片片一丛丛一簇簇的红叶,在青松翠柏间,从山顶到山脚,似红色的墨泼染,若霞光万道,仿佛冲出闸门的洪水,一泻千里,层层往下涌,直逼你的眼睛。

登上高处,极目远眺,长江三峡气吞万里如虎。一江碧水湿润如玉,静若处子,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船只往来穿梭,曳着长长的浪花,向岸畔荡漾开去,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熠熠的金光。一层薄薄的雾霭,似轻纱,似梦幻,飘飘渺渺,锁住大江,锁住三峡,锁住万峰磅礴。一只白鹭从岸边的芒草丛中跃起,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轻盈地滑向江面,接着两只、三只……它们在杜甫的绝句中渐次飞来。此时,我看见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挥动着红领巾,一边奔跑着,一边舞动着;顷刻间,满山的红叶也跟着舞动起来,一浪接一浪,在尽情地涌动,似滚滚春潮,无边无际。

夜晚,天空高远空空如也,象一口枯井倒悬,一轮清辉的明月在清空中孤独的闪耀着清冷的光辉,就象留守在村庄的老人,那些繁星,那些云彩呢?是否也像候鸟一样飞到南方越冬去了。峡谷的风象刀子一样日夜不停息地刮着,然而此际的三峡红叶,在凛冽的寒风中做着瑟瑟的梦,一个相思的梦,远走他乡的人儿何时回还?还有那些细碎的白的黄的菊花杂陈其间,我想它

也在颤颤地做着同样的梦吧!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冬年终将过去,这些红叶离开枝头独自飘零,或流浪远方,或辗转成泥,来年又会重新跃上枝头,而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就像那滚滚的长江水一去不复返!

如果说北京香山的红叶是大家闺秀,举止端庄,娴静而又大气;那么,生长在巴山楚水的三峡红叶就是一个辣妹子,热情奔放,漫山遍野的疯跑。那些彩霞般的红叶,摊开手掌,叶脉间藏着经年的芳华,一遍一遍将秋天唤醒,装点这如此多娇的江山。

红叶似梅花,凌寒独自开。红叶是三峡的精灵,红叶是三峡的魂魄。你扎根高山深谷,生长在荒野僻壤,你不像娇弱的花朵需要精心的呵护,也不像庄稼需要辛勤侍弄;你不畏酷暑,不惧严寒,霜重色欲浓,这不正是你自强不息、不屈不挠、顽强挺拔的精神写照吗?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哪怕只是象烟花一样短暂的绽放,你也要把自己的美丽奉献给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

“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而今,高峡平湖间一个新的三峡已然诞生,虽然失去了往日的波涛汹涌,但是更添了几多肃穆和静谧,此时的山更青了,水更绿了,三峡红叶绽放得更加艳丽、更加热烈了,已然成了三峡的一张靓丽名片。

